

小狗也要叫

张鸣
作品

130802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狗也要叫 / 张鸣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068-2673-0

I. ①小… II. ①张… III. ①时事评论—中国 IV.

①D609.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53745号

责任编辑 / 牧 人

选题策划 / 符 虚 王 哲

责任印刷 / 孙马飞 张智勇

封面设计 / 黄海鸥

出版发行 /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97号(邮编: 100073)

电话: (010) 52257143(总编室) (010) 52257153(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三河市华业印装厂

开 本 / 870毫米×640毫米 1/32

印 张 / 10.5

字 数 / 185千字

版 次 /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2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生命在于浪费笔墨

这些年我写的东西越来越多了，每到年终，总会可以集成一本或者两本叫书的东西出版。没名的时候，出本书难于上青天，有点名了，不断会有人找你出书。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公平可言，混出来就算熬出来了，混不出来，纵有天大的才华，也是明珠埋在沙子里，不见得有人专门会辛苦地扒开沙子来找。我相信，就人才而论，埋在沙子里的明珠，肯定比那些被人采去放在帽子顶上，或者挂在美女脖子上的多。

我曾经说过，卖文为生是我小时候的梦想，不期望做官，没心情经商或者干点别的发财的事儿，养活自己和家人，大概只能卖文。古代文人管卖文叫做煮字疗饥，字得写出来，还得煮熟，才能一充饥肠。除非名气特别大，一般日子都过得不怎么样。真正过得好的，或者走仕途，或者走商道，不会一个字几个钱地斤斤计较。但凡是卖文的人，无一例外要计较，即使口中不说，心里也嘀咕。卖文卖到今天这个地步，最怕的是人家跟你套交情，然后稿子索走，稿费不论，或者压得很低很低。前几日看明人笔记，说有卖文者，碰上一位世交，仗着交情索取他一篇文章，不给稿酬。那人踌躇半晌说道，我这个人没有钱写不出东西来，这样吧，你先拿五两银子放在我的案头，催催精神，等我写完了再还你如何？看到此处，不禁拍案叫绝，真合我心。下次再有套关系少给稿费的，一定

照此办理，先让他在案头放上两叠厚厚的人民币再说话。当然，放完了我还不还他，可就两说了。

当然，说归说，真要是朋友逼到墙角了，稿费再低，估计也只能写。中国这方面的现行政策不够完善，稿费起征点奇低不说，网络转载，作者一文莫名。一篇文字，转得漫天都知道，你也就只能拿到最初发在纸媒上的那点钱，待遇跟一点没转载的文字一样。书卖得稍好，盗版就会上来，而且没有人管。据说靠青春写作的人，不怎么怕盗版，因为90后、00后的人，看书如追星，非正版不碰。但我们这些写给成年人看的书，命运就大不一样。读者理性多了，算计之下，还是盗版合适。所以一旦盗版起来，书就死活卖不动了，版税也就没了。因此，当今之世，所谓的卖文为生，也就是活着而已。我的情况稍好，有一个教书的职业，卖文的收入已经足以养家，但讲发财，还是离得太远。

说到底，像我这样的读书人，读书写字，其实就是自己的一种习惯，连爱好都谈不上。社会责任感不能说没有，但并非每篇文字都是责任感驱使出来的，好些文字，其实就是读书读到哪个地方了，忽有所感，不写出来吧，手痒得紧，就这么变成了铅字。这年头，不仅吃这碗饭的人多，而且风紧，意思表达，稍有不慎，撞到枪口上，就换不来银子，只能在自己的博客上发，即使这样，也有被删掉的危险。

总的来说，祸从口出，写字的人，写出来的字，就是自己的口。古往今来，都是要当心的。这些年写得多了，招人烦，招人恨，我已经很有感觉了，好些人一直在为我担心。只是，这个世界，总有一些事逼得你不得不说点什么，三缄其口，自己都感觉窝囊。官字两个口，民有一张嘴，大狗叫，小狗也要叫。好些小狗其实连叫的机会可能都没有，我至少还属于能叫的小狗，能

叫而不叫，对不起上苍给的这张口。叫的时候，还能换点狗粮回来，知足吧。

所以，在今后的日子里，只要没有人像贾府里的小厮们把我捆起来，塞上一嘴的马粪，我多半还是会这样写下去，如果学校当局像某些人期待的那样，解聘了我的教职，我就更得写了，写些不三不四的文字，让在我看来不三不四的家伙不舒服，这就是我选择的生活，现在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几天不写，浑身难受。上天生人，各式各样，像我这样的，大概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不断地浪费笔墨。过去有笔砚，后来有钢笔墨水，现在有电脑键盘，在笔墨的进化中，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

张鸣

2011年11月26日，于京北清林苑

■ 目 录

■ 时 评

二十一世纪的封建土围子	003
被安排的孩子们	005
淡定哥和微博控	007
分权古今谈	009
富人为何要移民?	011
公信力是慈善事业的生命线	013
官员迷信的奥秘	016
何以全民寻找郭美美?	018
令人困惑的代际贬损	020
没有文化的文化单位	022
迷失的中国父母	025
名校掐架为哪般?	027
南科大学生是拒考吗?	029
是官员万能还是权力通吃?	031
说虚荣	033
污染的潘多拉盒子里有什么?	035
学会跟陌生人打交道	037

“砸场子”漫议	039
国人正在步入自己的二零一二	041
虎妈狼爸又如何?	043
举国体制下的乞丐	045
开拓团不应被纪念	047
拦路收费何时了?	049
卢美美的父亲及其迷魂阵	051
民意缺席的公推遴选	053
莫把民意变成官意	055
弄虚作假的保障所为何来?	057
让公路短命的折寿因素	059
如何面对钉子户?	061
数据公开,不能徐妃半面	063
说话干嘛要全面?	065
校长的堕落是底线的崩溃	067
阳光拆迁的前提	069
阳光依旧照不到的三公消费	071
一连串事故的追问	073
把侵略者的罪行钉死在数目字上	076
被塞了一嘴糖的巡视组	078
学校变身黑砖窑	080
不能让经济改革停滞在瓶颈上	082
从工作车到工作船	084
反腐倡廉靠什么?	086
腐败PK制度	088
富二代,官二代与名二代	093

公益慈善的逻辑	096
官道独木桥和阳关道	098
何以全民焦虑?	100
稷山政务的古风	102
鉴表识官员	105
“两个彻底”与两个宽容	107
令人困惑的优先照顾	109
微博是个好东西	111
无处可逃	113
学会容忍荒谬	115
也说装好人	117
月饼税和大粪捐	119
中国人的“发达病”	121
自治的和管制的秩序	123
作为宠物的孩子	125
从望子成龙到交保护费	127
给大连的一封信	129
另一种形式的钓鱼执法	131

■ 随 笔

“大话西游”式刑讯的背后	135
抢手的洋乐队	138
都是官阶惹得祸	141
刚毅这个人	144
公德与公共事务	147

跪，与士之尊严	151
韩主席与师范生	154
红灯照是怎么回事？	157
剪发短衣之叹	161
克林德和克林德碑	164
李鸿章的毛病和淮军的习惯	168
乱世的机遇	171
南科大对中国教育的意义	175
能随缘就好	180
皮簧声里的杜月笙	183
旗人的守孝之困	186
儒将风度正翩翩	190
奢侈品市场与送礼市场	193
贪官碑不寻常的寓意	196
条子的罪过	199
为什么要有大学？	202
向文明看齐的大兵	205
装洋蒜及其他	208
别样的学国语	211
成材与成人——国人教育之殇	214
浮肿的甲午战争	220
海上苏武叶名琛	223
临时工与圆扁子	228
隆裕皇太后的冬天	231
冒赈命案背后的赈灾难题	235
民众信任的时代维度	239

内外有别	242
乾隆年间的西峰老祖活佛案	244
山寨监狱的今与昔	248
上面来人了!	251
盛世的后遗症	254
势利的社会与势利的僧人	258
傻事中的傻主意	261
太监学校	265
廷杖,士大夫的屁股和脸面	268
新政与辛亥革命——改革是否必然引发革命?	271
信息费的故事	282
一个公使夫人眼里的中国	285
找借口不需要艺术	289
直线想事的脑袋没福分	292
暗杀	295
起义	297
挤破官门的悲剧	299
领导的宽容与不宽容	302
清朝是被媒体毁掉的吗?	304
逃官与逃皇帝	307
西什库教堂与义和团的热月围攻	310
辛亥革命留下了什么遗产?	313
中国人的膝盖和外国人的膝盖	317
革命的机遇	320
末世亲王的能耐	322

■ 时 评 ■

二十一世纪的封建土围子

欧洲和中国古代，都曾存在封建制。封建制度，贵族恒为贵族，农人恒为农人，做工则世代为工。世袭，是那个世代的最基本的特征。中国的封建制，战国以后就消失了，欧洲的封建制，也灭亡了几百年。但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偏又出现了“世袭招聘”的怪事，事情发生在温州的公路管理部门，人们发现，那里的员工招聘，多少年来，大体是内部消化，非自己人的后代莫问。

这样的用工世袭制，一直都有听说，铁路，水务，烟草专卖等等部门，或多或少都有点自己人优先的潜规则，当然，做到温州公路部门这样规模的，还是需要一点胆量。在计划经济时代，所有的企事业单位都是国家的，子女顶替父母上班，曾经相当流行。但是，市场经济的到来，打破了这个格局，用工世袭不灵了。好些企业，在转制过程中，弄丢了铁饭碗，自然世袭也就失去了意义。但是，转制过程中，依旧存在着一些负有国家管理职能的部门，它们半是国家管理部门，半则具有企业的功能，旱涝保收，从来就没有一般需要转制的国企那样的生存压力。改革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它们的日子反而越来越好过。这样的单位，由于日子好过，里面的人不仅不想出去，而且希望自己的子女子承父业。加上这样的单位，原本就没有经过正经的改革，计划经济的那一套基本照旧，于是，在行业的默许下，用工世袭制一直就没有消失，在需要招聘的时候，

招聘就自然成了幌子，人家该世袭还世袭。只是，世袭的特权只属于系统内的领导。

不用说，这样的世袭招聘，在它们的行业内部，的确是一项得官心的“善政”。但是，这样的做法，对于社会而言却相当有害。这样的国家单位，理论上讲，是纳税人供养的。现在的自我生财能力，其实并不合法。他们没有任何资格，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圈起一个土围子来，世袭为王。任何一个部门，都不是部门内部人的封建领地。况且，这些年，中国社会的阶层固化现象严重，社会流动出现停滞趋势。一个个计划经济时代残留的土围子，无疑强化了这种不正常的趋势。一项国外的研究表明，在西方，父母所受的教育对子女前程影响巨大，而他们是干什么的，则对子女影响不大。而在当代中国，情况恰恰相反。对子女前程影响最大的，是父母所处的位置。如果父母是国家单位的，影响就更加正面。

人们都知道，社会流动性的减少，底层的人们上升渠道的堵塞，对于社会稳定和发展，危害极大。像温州公路管理部门这样的土围子，也许并不是造成特权横行，社会阶层固化的最大元凶，但是，如果连这样的土围子都打不掉，整个局面的好转，怎么可以期待呢？

被安排的孩子们

走到哪里，都会发现一些被安排的孩子。这样的孩子，家境都不错，老爸或者老妈大抵有本事。这样人家的孩子，从一出生，就被安排好了一切，幼儿园，小学，中学，如果考大学，专业肯定是家长选的。如果出国，一切也由家长定。有更夸张的，三岁四岁，就给安排成了公务员，长大之后，绝不担心找不到工作。没这样夸张的，大学或者研究生毕业，家长肯定也给找好了工作。当然，找的时候，一般不问孩子的意愿，只看社会的评价。工作安排好了，接下来就是安排配偶。到了这个阶段，多少会顾及一下孩子的想法，但安排相亲，必须听老爸老妈的，一个一个相下来，总得有一个成了东床佳婿或者佳媳。自然，房子早就给买好了，剩下的事就是结婚生子，连结婚仪式甚至孩子满月酒，都是老爸老妈安排停当。可以想象，这样的孩子，一辈子都给家长安排了，一旦到了家长不行了，孩子也步入中年了，即使想要自主，也心有余力不足了。

一辈子给家长安排的孩子，也有反抗的，反抗成功，也有能自己飞出去的，有的还小有成就。但是，绝大多数都是试图反抗而不成，挣扎一下，发现外面的世界还挺残酷，自己的翅膀又很软，只好乖乖回到父母的怀抱里。也有的孩子，干脆不想反抗，很享受地接受父母的安排，有时候还不时地炫耀一下，炫耀父母给予他们的一切。被安排的孩子，彼此碰到了，还要比比拼拼，从皮鞋到挎包，从汽车到房子。

一辈子，或者一辈子的多数时间，都被家长安排了，等于是一辈子都是家长替他们活了。一辈子没有过自己的意愿，自己的想法，就是有，也没有用，得老老实实按照父母设计的路线图，亦步亦趋。时间长了，连想法都没有了。这样的孩子，看起来很幸福，但实际上很不幸。他们的一生，无非是父母的复制品，或者父母意愿的实践者。就一个生命个体而言，他们等于是行尸走肉，一个吃好喝好，生活充裕的行尸走肉。

很多中国的家长，都想这样安排自己的孩子。不能这样安排，仅仅是因为自己的财力不够，权势不大。没有办法，才让孩子自己去奔。而多数中国的孩子，也习惯于接受这样的安排。每逢高考咨询，都看见一群群的家长，像没头苍蝇一样到处奔走打听，结果却让自己考得很好的孩子报考了一些明显是忽悠人的专业，而孩子，只是听从安排而已。一直读到大四，还不知道自己为何要读这个专业。现在，这样的咨询，已经扩大到了幼升小，小升初，中考，当然还有出国留学。

似乎，在我们富有爱心的家长们眼里，孩子根本就不是人，没有独立的意志和意愿。有能力，就一辈子给孩子安排好，没能力，也安排一半。从来不考虑培养孩子的独立、自立精神和能力，开发孩子的兴趣和潜能，让孩子自己去飞，飞出一个广阔的天地。而是拼了命用自己的翅膀，尽可能把孩子像小鸡一样，拢到自己的怀里，恨不得让他们一辈子都不断奶，做自己怀里的小乖乖，方才称心如意。

我知道，我们大多数夫妻只有一个孩子，没人想有个闪失。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做任何事，在任何情形下，都会有风险。每个孩子都是有别于父母的独立生命，让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是父母的义务。替孩子活一辈子，看起来富有爱心，实际上是对孩子的戕害，以爱为名的戕害。